22507655 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许 苹 校对:张 武 株洲日报

神农城,闹市中的那一片绿

贺为民

散文

蓝天白云下,近3000亩绿地怀抱着一座炎帝塑像和一湖碧水。凡是到株洲出差、探亲、旅游的人,都少不了去神农城一游。

这里有闻名遐迩的神农塔和炎帝文化景观,还有绿色的树林,绿色的草坪,绿色的湖水。当你悠闲地漫步在神农湖畔,你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但你也许不会想到,这里25年前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1995年8月7日,一个梦想开始成真的日子,一群引领着这个城市走向繁荣与文明的人坐在了一起,他们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书写历史的凝重和激动。

在讨论评审株洲市规划设计院提出的一个广场规划方案的会上,决策者们勾画出这么一幅蓝图:在河西天台路的顶端,建一个多功能的大型活动场所,那是一个大广场,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象征性建筑,有广阔的草地和购物商场,市民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购物、集会,它将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名字就叫炎帝广场。

那时,河西的这片土地还是荒山野岭,除了少数几户人家点缀其间,到处草木乱长,荆棘丛生。那年8月中旬的一天,这里的荒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几条流动的钢铁长龙呼啸而来,为期两年的炎帝广场工程建设在盛夏的一片蝉鸣中拉开了帷幕。

来自二十三冶公司、广铁六公司、株洲市政建设处等单位的近20支机械化施工队开始了挖掘、运输土方的24小时连续作业。株洲市道路绿化管理处的同志一定记得那一段骄阳似火的日子。他们肩负着广场的绿化任务,常常从早上7点半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钟,干得汗流浃背、腿脚发麻也不歇息,创造了4天种植台湾青一万多平方米的纪录。大伙一个个被晒黑了,草地却一块块绿了起来。

广场的标志性建筑炎帝塑像是中国美院汤守仁教授创作的,安装时需要把1000多吨塑像石料转运到屋面上施工,难度可想而知。汤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多次研究、讨论,采用石料从地面二次转运到屋面用桅杆起吊的施工方案,由几个单位齐心协力交叉作业,终于将19.97米高的炎帝巨型塑像成功地矗立在广场上。

1997年建成的炎帝广场呈扇形状展开,布局活泼流畅,富有动感;炎帝塑像巍峨高大,是广场中心所在;扇边形的商业文化街采用坡屋顶建筑形式,线条层叠,色彩明快;几何状的大片绿化景区简洁开阔,生机盎然,烘托着广场的磅礴气势。建设者们用实际行动给株洲人民描绘出了一个17万平方米的美好场地,从此株洲市民有了一个集会休闲、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时间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株洲炎帝广场早已闻名全国,人们称其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文化广场,不少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游览。每逢节假日,市民和游客喜爱在那片绿茵茵的草地上休闲欢娱。也就在这个时候,株洲市委、市政府决定以炎帝广场和天台公园为核心区域,以神农文化为主题,打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集节能、环保、健康于一体的神农城,全方位提升城市园林品位和市民生活品质。

经过近两年日夜奋战,神农城于2011年10月18日正式开园,景区绿地占比达到80%以上。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实现与森林、湿地、湖泊等自然景观的最亲密接触,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进入神农城,可瞻仰炎帝神农塑像、观看神农大剧院节目、游览炎帝文化景观;漫步神农湖畔,可眺望高耸的神农塔、欣赏多彩的水幕电影、自驾轻舟游览美丽湖景。十年来,到这里观光旅游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至于株洲市民更是高兴不已,他们每天都可以随时来这个闹市中的景区散步游览,锻炼身体,欣赏美景。

一天傍晚,我饶有兴趣地登上海拔365米高的神农塔观景,偌大的神农城景区尽收眼底。西边一轮火红的落日,将金红色的余晖尽情地挥洒在神农城,景区的绿地和景观像披上了金红色的轻纱。神农湖面水波粼粼,数只游船在湖面穿梭,荡漾出金红色的涟漪。湖畔的绿道上,人们在自由自在地活动,有的骑车,有的散步,有的拍景,有的打太极……一个个悠然自得、轻松自如。当夕阳渐渐下沉至远处的山峦时,天边映衬出一片片五颜六色的彩霞,倒映在神农湖面,湖水和绿地交相辉映,泛着碧绿色的光晕,美丽极了。此情此景,让我无比感叹:闹市中多好的一片绿啊!

随笔

一日为师

雷久相

一天上午,年过花甲的姜大源先生龙行虎步地走进了我校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先生中等个子,长方脸,着一身浅色衣装,架一副眼镜,有自然而然的和蔼。我当时立刻想到了“温文”两个字,感觉他身上颇具“学者风度”与“大家气象”。

在欣然接受我校首席专家的礼聘之后,在热烈的掌声之中,大源先生淡然施礼,端然入座。偌大的报告厅顿时鸦雀无声,几百听众的目光都齐齐盯着台上的先生。

先生没作寻常客套,也未喝水润喉,开头就郑重声明:“自己的话不是金口玉言,可以听也可以不听”,顿一顿,扬扬手,满脸幽深:“要批判性地吸收”。接着,说教师们常用的PPT,先生主张好的PPT应给人以视觉、信息、观念三方面冲击,平常中见深邃,报告厅里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先生淡然,待掌声停下,便从从容容地开始讲授《关于职业教育的哲学思考》了。

先生的嗓音亮而厚,所操普通话略带京味,抑扬顿挫,有磁性,有气势。每到得意处,尽管正襟而坐,先生也往往手之舞之,表情丰富。

先生报告中说得最多的两个字是“跨界”,在以2009年宋祖英周杰伦郎朗多明戈“鸟巢音乐会”为例解释“跨界”时,先生说“通俗歌曲听不懂就成流行歌曲了”,说80、90后最喜欢的周杰伦老唱那个哼哼哈哈,老有节奏没有旋律,像“念经”,还当场学唱龚琳娜的“神曲”《忐忑》,“啊嘶嘚啊嘶嘚”“啊嘶嘚咯嘚咯嘚”,惟妙惟肖,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先生记忆惊人,学识广博,讲课中,不仅趣闻典故信手拈来,文学诗词张口成诵,连时下走红的流行歌手、国足球星、“超女”“快男”也能如数家珍,还常常妙语连珠,点石成金。

在谈到“就业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时,先生拿朱自清写《荷塘月色》开涮,说:“月色下的荷塘优美,假如朱自清七天八天没吃过一顿饭,你说他看到荷塘月色是什么感觉?他肯定先把莲藕挖出来吃了,把莲蓬摘下来吃了。”惹得全场哄堂大笑,回味无穷。

先生善于调控课堂节奏,讲求张弛适宜,课前课尾,便拿自己的诗词《七律·清华百年感怀》《浪淘沙·兔年抒怀》给大家“提神”“开胃”。先生出生于教师世家,本应子承父业去学中文的,高考时“误入”了理工科。对于写诗,先生是练过“童子功”的。先生诗作,言说内心,叙述现实,已进入一种自由之境,具有相当的功力,闪烁智慧的光芒。

作为全国著名的职教专家和“思想领跑者”,大源先生既有清华大学理工科学习的背景,又有十多年在企业担任工程师的实践经验;既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留学、工作十多年,又在教育部职教研究所从事职教科研十多年。这种特殊而难得的经历和阅历,成就了大源先生的学贯中西,学养丰厚,理实兼备。

先生讲授的“关于职业教育的哲学思考”及“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诸内容,原本深奥、晦涩、抽象、难懂,可因为先生博大精深,灵慧睿智,口才上乘,使得他的课行云流水,深入浅出,易于明了,入耳不忘。他由思辨哲学入手解析职业教育学,贯穿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融合中国画写意和西洋画写实,用独特的哲学视角、深入的文化思索和高度的教育责任,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演绎出一堂哲学家讲教育的课,抑或是一堂教育家讲哲学的课,让听众在共鸣中领略到职业教育的无限风光,在愉悦中享受到滋养一生的心灵鸡汤……正所谓如坐春风,如饮甘泉啊!

先生快七旬的人了,七八个小时,滔滔不绝、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讲课,始终激情澎湃,热情洋溢,连水都很少喝,厕所也很少上,真是令人佩服!

先生“每日忙忙碌碌”,“只好把喝咖啡、品清茶的工夫都用于研究”(姜大源语),近十年,发表了三百多篇有关职业教育的论文,到过全国两百多所高职院校讲学或调研,真是让人仰慕又汗颜!在我看来,作为职教专家的姜大源,显然是职教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可惜那次的时间太短了,先生只为我们上了一天的课,便匆匆离去了。

现在,距先生为我们讲课已经七年,但我却还老记着他的“一日为师”。

记事本

迟开的桂花

刘云清

每到八月中秋佳节,桂花盛开,然而,今年却是例外,桂花中秋节不开,国庆节不开,一直捱到霜降之后,方才姗姗来迟,整整比往年迟开了二十多天,吊足了人们的胃口。迟开的桂花,违反了季节的规律,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就此请教专家,专家说是因为今年入秋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开花也要一定温度,气温上不来才让桂花推迟了花期。就在人们开始对桂花何时开放失去耐心时,有淡淡的清香肆意地入侵你的呼吸器官。哦,桂花开了!

宋人李清照在《鹧鸪天·桂花》中赞美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朱淑真则在《木犀》中以“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的诗句,表达了对桂花的喜爱。桂花盛开时,立于桂花树下,但见一簇簇金黄色花朵,像是稚嫩可爱的笑脸,香气从灿烂的笑脸中渗透出来,弥漫、甘甜了空气。桂花尚未完全盛开时,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花开后,香味愈发地浓了,若是有风吹送,老远就能闻到,令人神清气爽。

桂花好像钟爱热闹似的,都是一束束地挂在树枝和树叶中间,每一束都有十几朵,一阵风吹来,桂花慢慢地飘落下来,远远看去,就像下了一场桂花雨似的。此情此景,不禁令我回想起老家的那两株桂花树来。

八年前的春天,万物复苏,春意盎然,友人分别赠我两株桂花、樱花树苗。在老屋前坪,在料峭春雨中,我与父亲二人忙开了:父亲挖坑培土,我扶苗浇水,种下了这桂花树苗和樱花树苗。两个月过后再回来老家,只见两株樱花树苗已长出新叶,而两株桂花树苗却不见踪影。一打听,才知道是母亲所为。母亲说在门前种桂花不吉利,问及理由,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擅自把两株桂花树苗连根拔出来扔了。其实,桂贵同音,门前栽有桂花树,喜迎四方贵客来,多么吉祥又富贵的寓意!母亲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父亲说:“你母亲说桂花树只开花不结果,就是结了果子也吃不得。”而樱花树,母亲是头一回见识,听说开花后还能结出樱桃来,那味道比水蜜桃还甜,于是寄予厚望。正因为如此,两株樱花树苗才逃过一劫,活了下来,茁壮成长。

如今,樱花树已长成两层楼高,亭亭如盖,一到花季,鲜花满枝头,可拿来尽情欣赏,还可以遮挡风雨烈日,甚至拿来晾衣晒被。炎炎夏秋,两棵樱花树下成了父母遮阳乘凉的好地方,好多的家务、农活也都是在树下完成。可是母亲仍动了几次要砍掉樱花树的念头。“它只开花不结果,花落一地,害我难得清扫呢。”这是母亲的理由,其实母亲是个极其爱干净的人,患上脑梗之后,腿脚不便,待坐家中无所事事,而性格决定她一刻也闲不下来,不找点事做就感觉难受。我想,既然如此,落下来的樱花树的花朵、树叶,不正迎合了母亲讲卫生、爱打扫的习惯吗?

父亲于2020年清明节驾鹤西去,我时常想,假如当年那两株桂花树不被扼杀,那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这样的画面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际:桂花、樱花盛开,有香气扑鼻,有樱桃缀枝。推开老屋房门,春有樱花烂漫,秋有桂花飘香,何其美哉!父亲定会将桂花收集起来,浸泡在“宁远茅台”红薯酒中制成桂花酒,于中秋明月夜,阖家团圆时,在桂花香里,斟酒品茶,快活似神仙!每每看着这桂花树闻着这桂花香,我便情不自禁地怀念起父亲来,怀念我们共同栽种桂花树的情景,回忆起父亲的各种好,以及对这个家庭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心血,乃至生命!

我每天上下班要经过嵩山路、劳动路、韶山路、牛家排路、联谊路,道路两旁遍植香樟树、桂花树。桂花树中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平时,只有四季桂零零星星地点缀在桂花树上,到了桂花盛开的季节,所有的桂花都卯足了劲、商量好似的,在两三天时间里全部开放。人走在路上,花香盈袖,那橙红、金黄、鹅黄、嫩白的桂花,映入眼帘,相当于一场视觉、嗅觉大餐,令人流连。五一新村的那株金桂有枝头伸出墙来,引得行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影。人走在桂花香里,不管工作任务多么繁重,生活压力如何巨大,人生何等的失意沮丧,都在这桂花的抚慰中烟消云散了。正如冰心先生所言: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不觉悲凉!

随笔

老街深巷的故事

松源

这段时间,我游走于老旧的巷子里,看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和一些居民的生活,心里觉得很安静,相比于城市中心的繁华,我更喜欢在民间小宿去感受其古朴、淳厚的生活韵味。这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灵魂的呼吸,仿佛生命得到了某种滋润。

我不知道这种滋润能给我带来什么,也许是一种未知的智慧,也许是一种谦和的胸怀吧!很多人觉得“美”是一种华丽,是一种高大上的奢侈,却忘了美是一种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对自我灵魂进行提炼的艺术结晶。就像四季里的花果,浓淡相宜,自然而顺,是“美”的本质。

佛家常说,色彩的变化是缘于自己的心,与外界不相干,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直到现在我才略微懂了,所谓色彩的美都是通过意识的处理呈现出来的,反映的是自己内心修养的品质。行走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间,感觉像是在聆听一段古老的历史,令人如饮晨间甘露,遇佛说法一般,其中滋味,不胜言也。

古时写诗,都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很美。虽然我没有那份深厚的叙述功底,但心中的感觉很强烈。当文字给予不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时,我只能用最直接的视觉来转述了!虽然很业余,但至少又让自己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也算是一种拓展吧!

回忆录

我和《株洲日报》的那些事

姜玉成

如今,各类新媒体层出不穷,然而,纸媒自有纸媒的优势,报纸自有报纸的吸引力。在株洲,《株洲日报》无疑在党的宣传舆论阵地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充满着无可替代的正能量,也是株洲市民日常不可缺少的精神大餐。我喜欢《株洲日报》,也爱读《株洲日报》。而我自己多年来与《株洲日报》的缘分说起来话还有蛮长。

几十年来,我与《株洲日报》的缘分可谓深厚。

记得1976年下半年,我还在上高中,《株洲日报》一位叫唐山岗的资深记者,到我就读的株洲县平山乡华石中学,为我们讲授新闻写作课。听完课以后,我跃跃欲试,写了一篇豆腐块消息,反映的是我们大队农民积极备耕,广积农家肥的事,没想到《株洲日报》竟然给足了面子,在二版给刊登了。从此以后,我与报纸真正的结缘开始了,而且几十年来,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坚持给《株洲日报》和其他报刊写稿。年轻时写消息或通讯、随笔。在乡里工作时,工作和写作相得益彰。当年催促农民交公粮,下到大队和农户家中做工作,发现了一些有趣事和带共性的问题。当晚灯下花上个把小时,一篇《催粮杂记》隔不了几日即见于“日报”二版,觉得颇有些意思和成就感。随着年龄的增长,笔触逐渐向言论和杂文转移,经常有一些评论稿见诸报端,而且《不扣不等于不交》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言论还得了省、市的优秀奖。到如今,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但手上的这只笔还不曾歇息,撰写言论的习惯还依然不曾改变,常常笔耕不辍,甚至保持“高产量”。

收藏报纸是我的一大爱好。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我喜欢收藏报纸,而且尽量做到一张不缺,一页不少,并且对所收藏的报纸装订整齐,保管妥当,而且有空常翻翻。《株洲日报》自1985开始收藏;《株洲晚报》自创刊号开始收藏至今;株洲高新区的内部交流报《株洲新区》从第一期至最后一期,我也几乎期期珍藏!可以说,我收藏本地报纸几乎到了割不断其情和理的状态了!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一个乡镇做党委宣传委员,当时的宣传委员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负责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我所在的那个乡镇精神文明氛围相当浓厚,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诸如农民文化艺术节和农民运动会等乡亲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当然不能也不会懈怠。我除开按要求做好《株洲日报》的征订工作以外,还想方设法尽可能使《株洲日报》发行到村民小组,而且还动员不少农户私费订阅。在一个两万多人的乡上,征订了将近500份《株洲日报》,成为当时同等条件乡镇首屈一指的征订大户,并受到了市、县宣传部门的表彰。

回顾自己的一生,有些跌宕起伏,也无任何成就可言。但我与《株洲日报》的这些缘分和情愫,总会在我的心中增加些许愉悦和温暖。《株洲日报》,我心中的“女神”。愿我们永远不分离,让我们时常在一起。你为时代而讴歌,我为你而骄傲和自豪。